

189839

基本館藏

育教童兒聯蘇的力動滿充

錄憶回活生學教蘇在

著文李·娜雅狄

譯 釗 乃 田

版 出 書 局 華 中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原作者是英國的一位熱心的女教育家。本書是她於一九三四——三八年的五年中在莫斯科當教員時種種活動經驗的記錄。她曾得過「莫斯科模範教師」的獎狀和獎金，並曾擔任過當地學校中的職工會主席和教導主任等職。在本書中，她用寫故事的體裁，寫出蘇聯學校中種種有趣味、有意義的活動詳情，如「社會主義競賽」、「學習和工作上的挑戰」、「羣衆檢討會」等等，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親切有味參考材料。

序

這本書內每一件事都以實際的事實爲根據，但所有的人名都換了一下，時間的次序，也沒有始終保持到底。

也許有人說，我教過的那所學校，範圍小，而且有些特殊，不能算是莫斯科學校的典型代表。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我們的學校所處理的問題誠然是其他學校所不會想像到的，但除此以外，該校是按照正規的蘇維埃學校辦法辦理的：用同樣的書和課程綱要，爲同樣的標準而努力，受同樣的教育當局管理。在討論或研究蘇聯教育制度時，我們不可有先入爲主的成見。我曾經聽到這樣的說法——「但是我們在我們的學校中已經超過這一點了」，或者說，「那不是我如何辦理學校的看法」。個人主觀的意見在這種關聯上是完全不重要的。必須了解的是這樣一個重要事實：蘇聯現在正爲他們人民設計一種人類所可能達到的最好的普及教育制度，這種制度正隨着蘇聯的每年發展而擴大發展，隨着在教育方面的實際工作者的進步和經驗的積累，正在提高教學的一般標準而把更好的方法和觀念，介紹到整個學校制度中去。

另一必須記取的重要事實是：蘇維埃學校，必須供應社會的直接需要，而學校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當社會發展而其需要改變時，學校必須隨之而改變；它的作用仍是供應社會的需要，培養那社會的公民，使他們能够更進一步的去推動社會，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之途邁進。

我在這兒要表示的唯一感謝語，是我在蘇聯生活和工作時所獲得的自由。我雖然和任何其他教員一樣，在工作上有所拘束，必須依照一定的課程綱要去教我的科目，我却被鼓勵在教法上做實驗，在時間的

安排上自作決定。根據我在莫斯科的全部經驗，我覺得我和每一個別的教員一樣，好壞完全要靠自己的真本領，受人家估量，工作好，受到讚揚和鼓勵；工作壞，總會遇到批評和不滿，很快也就改正過來；優良教師的名字，在教育界中，人人皆知，受到敬仰。

蘇維埃學校是世界上最有動力的。它造出知能俱備的學生，有處理生活的本領，並能依照自己的任何興趣繼續學習。

狄雅娜·李文 (Deana Levin)

莫斯科（倫敦一九三八—一九四二）

譯者前言

在「向蘇聯學習」的高潮下，大家現在都正熱心的在研究蘇聯的情形。就教育方面說，也已經有了不少介紹蘇聯的書刊出版。這些書刊，大多是「科學式」綱要式的敘述，制度、課程、數字、表格……固然很有系統，但讀罷總會令人多少苦於得不到蘇聯學校生活的「活」的情形。這當然是受寫作的體裁所限，不得不然。但就「了解蘇聯教育」這整個的大題目來說，終不能不算美中不足之事。

李文女士這本書，正可彌補這一缺憾。因為她所寫的，不是「科學式」的敘述，而是「文學式」的描寫。根據她在莫斯科當了好幾年教員的經驗，她把蘇聯學校內部生活的種種，生動有趣的報道出來。從她這些親切的小故事中，不，從這些寶貴的實際經歷中，我們對蘇聯學校的情形，得到一個栩栩如生，活躍目前的印象。這正是前述各種書刊所無的。

李文女士是英國人，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工作者，多少年來，一直在研究各國的教育制度。爲了這個目的，她曾旅行美、法、比、德、瑞士等國，並在各該國任教，獲得很多直接的經驗。在瑞士任教兩年後，她想研究蘇聯教育的情形，於是就前往蘇聯，在莫斯科當了幾年教員。在這期間，她並且先後擔任過學校職工會主席、教務主任等職，因而對於職工會工作以及學校行政等重要問題，獲得更深刻的了解。此外，她還因爲成績優良，被選爲模範教師，在全莫斯科模範教師的授獎大會上，和其他很多教師一同接受教育當局的獎勵。這本書就是她在蘇聯教學的回憶錄，一本動人的回憶錄。

雖然她所執教的學校是個比較特殊的「英美學校」，所說的又是第二次大戰以前的事，而蘇聯是個日新月異，進步不已的國家，隨着新社會加速的發展，蘇聯現在正由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

着，它現在的學校教育比這本書上所說的自然又已跨上了多少步；但是，她所說的種種，對於才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我們，基本上還是新鮮的，可供參考的。從她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的集體精神，如何從少年時期培養起；在這種培養和訓練中，教師如何適當地發揮其指導作風；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們熱心、負責、整潔、快樂……種種生活的具體表現，以及學校職工會和少年先鋒隊等組織的工作實例。爲了這些原因，特把它翻譯出來，介紹給我國關心教育的人們，作爲一種「軟性而兼硬性」的讀物。

本書原名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現在爲了更醒目起見，乃根據原作者在本書序文中的一句意味深長具有總括性的話，改爲現在的譯名，特此附告。

譯者（一九五〇年二月於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

目次

序

譯者前言

第一章

我開始工作

七

第二章

我的一班

一四

第三章

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體格

三一

第四章

關於教師的種種

三六

第五章

行政設施

四四

第六章

考試

五一

第七章

家長

五五

第八章

各種課外活動

六一

第九章

露營

七三

第十章

牆報種種

八六

第十一章

頑劣兒童

九二

第十二章

畢業學生情形

一〇〇

第十三章

教師工會

一〇三

第十四章

一位教師的假期

一〇九



充滿動力的蘇聯兒童教育

第一章 我開始工作

我於一九三三年末到了蘇聯，想停留一個短時期，特別研究一下蘇聯的教育制度。我在莫斯科參觀了很多學校，並同許多蘇聯教育家接談，但我總覺得，雖然我獲知不少有趣的事實和數字，但所得的却仍是一個外貌，並未窺見全豹。我想即使只化一整天工夫在一個學校中，所得結果也都大有不同。所以我開始動了個念頭，想在莫斯科勾留一個時期，參加一個學校的實際工作。我決定馬上探問一下。

「你為何不到那個英美學校(The Anglo-American School)去？」一個朋友這樣建議，「他們正需要教員，我敢擔保，你在那兒工作，一定很好。」

「但是我想在一所真正的蘇維埃學校工作，」我說。「你所說的英美學校，一定是為外國人而設的，所以不能算作一般學校的代表，是不是？」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那是一所真正的蘇維埃學校。」「不論如何，去看一下，你自己決定。」她把學校的地址開給了我。

第二天我到英美學校去。我想，不管怎樣，看一看總是有興趣的。建築是一所標準的兩層樓的莫斯科老式房子，以前屬於一個富商。窗子很大，天井很可人，長滿了樹。因為雨水氾濫，這天井已變成一個溜冰場，幾個孩子正在庭樹間溜來溜去。

我進去問可否見一見校長，就被邀請而說去了大衣及套靴，隨着一個笑容滿面的年青女孩子走進

去。她頭上披着一塊紅巾，似乎能聽懂我的生硬的俄語，但我却不能了解她速度很快的談話。

我們經過一個走廊，聽到了一陣快樂的談笑聲。我知道這是休假時間，很驚奇地看到這麼多兒童從各教室中走出來，顯出很忙的樣子。我們穿過大廳，一羣孩子穿着短褲襯衫，正在那兒打軟毬，學習在空中翻筋斗。從他們笑臉中看來，他們正是十分快樂。他們的指導員是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男孩。

校長辦公室的門正開向這大廳。校長用極友好的態度接待我，她很感興趣地傾聽我參觀全校的請求。我向她說明我是有七年教學經驗的教員，對蘇維埃教育很有興趣，很想在一所蘇維埃學校裏工作一個時期，以便從內部徹底了解這種制度。

「我很高興引導你參觀一下，」校長說。「你也許知道，學生現在放假，和所有其他學校一樣，本校已暫時改為俱樂部性質，讓我們來看孩子們在做什麼。」

我們走進一個房間，一羣孩子，主要的是男孩，正在那兒下棋，也有有的在玩別種桌上遊戲。「這一房間專為安靜的遊戲而設，」校長解釋說，「那邊那個高大黝黑的男孩，今天上午負責這個房間，現在他們正在舉行棋賽。」

我們再走過去，進入另一個房間，幾個孩子正在用積木擺圖樣。幾個小一點的孩子正在玩木馬。這兒我看不出什麼人在負責管理。但秩序却極好，大家似乎都完全傾注在他們的工作上。「你們在做什麼？」我問一個年紀輕的孩子。「我們在做一個新橋的模型，這橋正在伏爾加河(Volga)上建造着。我們從報紙上搜得了關於這個橋的全部資料。」「我們將把我們的模型拿去展覽，」一個大約十歲的小女孩說。「我說的是我們這一區的展覽會，」當我露出疑難的態度時，她又加以說明，「所有的學校都將把他們假期中所做的模型送去展覽。」

我們離開了他們，去看田一個教員主管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四壁有有趣的圖表，需要細看。我們經過另一個房間，一羣興奮的學生顯然在那裏演一個劇本，由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指導，於是我們回到了辦公室。

關於一般情況，我們又談了許多。之後，校長問我願否在她的學校中工作。我說明我對於這所英美學校的懷疑，我說我想一直深入蘇維埃學校生活的內幕，所以想在一所俄國學校教英文。

「你實在誤解了我們的學校，」校長說。「本校之為純蘇維埃學校，正如任何其他莫斯科學校一樣。蘇維埃政府，依照其民族政策，只要某處有一羣人講某一種語文，就用那種語文開一所學校。事實上，在莫斯科，有幾個俄國語學校，一個德文語學校，一個吉普賽(Gipsy)語學校，還有許多其他學校用別的民族語文教學。許多工人和專家從英美來蘇聯工作。他們的孩子不懂俄語，如果要他們用俄語學習，勢將非常不便。也有許多蘇聯員工，曾在海外工作，他們的子女有時倒是懂英語甚於懂本國語的。當他們回到莫斯科或列寧格勒時，他們可仍用英語學習。」

「本校的辦理，完全和其他任何莫斯科學校一樣，我們用同樣的課程綱要和教科書，這些都是特為我們從俄語翻譯出來，在蘇聯出版的。我可向你保證，假如你決定在本校工作，你將有充分機會，從內部研究整個的教育制度。學校用你自己的語文辦理，這一事實，只會增加你的便利的。」

這一番話似乎非常有力，我答應她考慮一下，一兩天內回答。其實我差不多已經決定了。我喜歡那裏的那種和諧空氣。

我們終於安排好，過了假期，在一月十五日，我接下去教三年級，因為現任教員爲了生產請假四個月。數教員夏天要離去，秋季我就再接着做她的工作。同時我被邀參加學生們的幾次遠足旅行。我歡

迎有這種機會預先認識一下我的一些學生，所以對第一次旅行特別企望，那次是到一個公園裏去，大家玩了一整天。

早上十點鐘，我們在校中集合。學生二十五人，年齡從十歲到十四歲不等。我第一次看她在指導話劇排演的那個年青女孩子，負責這件旅行的事，聽說她是校中先鋒隊的領袖。她從每個兒童那裏收取了一些零錢。顯然的，僅有的化費是公園來回的電車錢。我們出發，二十分鐘內到了公園，排隊領取滑雪木屐。每人搞到了一雙合適的，開始在光潔的雪面上活動。

這公園原是一個獵場，屬於一個公爵的貴族，所有的樹木，都還保存着，完好無損。我們滑行於羣樹之間，度着極快樂的時光。一兩個鐘頭後，着實想飽餐一頓了。我們於是停止滑雪，走向入口處的一所大廈去。我們加入了集合在大廈外的幾百個兒童，不多一會，就全坐在一所極大的餐廳裏，狼吞虎嚥地吃起中飯來。

中飯後我們到附近一個俱樂部去看了一場兒童電影，孩子們於是結束了最快樂的一天，各自回家。我後來發現這種遠足旅行，在地方蘇維埃與學校合作以組織兒童的假期活動上，是一種典型性的好方法。公園，電影院，博物館，戲院，假期中為兒童開放，而兒童們的時間，安排得如此妥當，使得每一個孩子都不會在街頭作無聊的遊蕩，或者當父母外出工作時在家中淘氣。參加各種假期活動全是自願的，但這些活動如此生動有趣，大部分的兒童都來參加。

對於這些兒童，根據我第一次的印象，我能看出他們是活潑而聰明的。我也注意到他們極其富有生活力，這使我很嚴重地想到我將要教的那一級。三十個活潑生動的十歲十一歲的孩子們，當作一班來教！我教慣了分組制、或道爾頓制一類的學校，在這類學校裏，總認為只有這些方法才能給個人以自由

發展的餘地。我們一向相信班級教學造成同一類型的兒童，宛如他們由一架機器造出來一樣。事實上，一直到那個時候，我是一個深信所謂「進步」或「自由」教育的人。把兒童們當作一個班級來教，這觀念，與我所有的舊想法衝突。

「你如需要任何協助，可以同教務主任商量，」校長說。「她是我的助手，負責課程的進行事宜。」教務主任何蘭同志（Cornelia Holland），開學前幾天和我坐下來談過一次，指示我必須怎樣計劃我的教學。每一科目有一印好的課程綱要，足敷一年之用，我須在我的每週計劃中，詳細列出我預備如何教每一課。如何陳示教材，我倒可隨心所欲，獲得十足的自由，只要每學期都能如期教完。

「如遇任何困難，一定請到我這裏來；」何蘭同志解釋完畢後，又這樣說。「在教法和秩序方面協助你，這是我的職務；你上課時，看到我來，也不要驚奇——那也是我職務的一部分。」

我和她告別，覺得一定不要爲了什麼學生秩序問題跑到她那兒去。關於秩序問題，我以前從未遇到困難，但這新班開始時，我想我總要遇到一些困難，因爲以往沒有處理過這類的問題。何蘭同志建議我遇到秩序問題時跑去問她，這使我多少有些驚詫。過去我總把這類問題當作丟面子的事情，儘可能不讓當局知道！

開學前一天，我們開了一次教員會議，我會見了其餘的教員。他們都非常和善。有幾個美國人，一個英國人，兩個英文說得很好的俄國教員。另有一個奧地利人，曾住在美國，現教體育及德語。還有一個澳大利亞人。大家聚攏來，倒是一個十足的國際團體。

在會議上，下半年的工作有了清楚的說明。學生不應留級兩年；我們的教學必須達到標準甚高的成果；每一兒童必須得到協助以搞熟所學的課程。接着討論上學期工作上的某些缺點。教務主任把波爾頓

同志(Comrade Polton)批評得很厲害，說她在二年級教得不對。她太嚴了。事實上，她的嚴似乎使學生怕她，怕問她問題或討論他們的困難。「你必須做一個老同志，使學生把他們所有的困難告訴你，同時使他們敬愛你。你在學生與你自己之間，高築了界牆，你沒有讓他們覺得你是一個人，於是他們把你當作一個教員而怕你。例如，考爾亞是一個很好的男孩，但却因為沒有適當的處理，漸漸變得難應付起來。還有幾個兒童已被送出該級。這些都不是蘇維埃辦法，我們雖然是班級教學制，但對每一兒童卻須有個別的處理，我們必須愛護並了解每一個兒童。我們以自覺為目標，這只有在團體和正義的空氣中才能發展。」

對於公同會議上這種非常直率的批評，感到驚惶，轉眼注視波爾頓同志，看她作何態度。她沒有說什麼，雖然我能夠看出，大家都以為可以聽到她發表意見。後來我發現她對於蘇聯十分生疏，覺得自己很難適應。她以前在蘇聯一個學校工作，那兒，她須維持一個大的班級的秩序，顯然她是用一種成腐的辦法達到這個目的。

會議繼續進行。「我的五年級有困難，」楊同志這樣說，她在高年級教英文。「六年級和七年級學習得很好，回家做功課，在各方面都表現對功課有興趣，但五年級吵鬧得很，上課前也沒有預先準備功課。上學期的末尾他們變得更好，我希望大家提供協助的意見。」這一次我更無比的驚惶。在一個公開的會議上承認弱點，並且邀請別人貢獻意見，他們簡直把這種事看得很自然，不足為奇。

於是有很多人發表協助的建議。教務主任答應將多去旁聽那一班的英文課，協同找出事情的根源。「我想你須得改變你的教法，」她說。「顯然地，這一班需要特別處理。也許你的教材沒有陳示得好——無論如何，我們將要協助你，並在下次教員月會上提出報告。」

在整個會議中，自始至終，每一問題提出，全體都表現出感到興趣，所有的批評，也都和善而深刻。這使我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各種批評，發表的用意很友好，似乎也會被用同樣友好的態度來接受，而且顯然是會議進程中一個通常的部分。會議錄記得很詳實，每一需要決議的問題都通過一個決議。

開過會，一個可愛的、身材小、頭髮灰白的女人來和我接談，她自己介紹是學校中的翻譯。她也是校中職工會的主席。她問我想不想加入為教師們開設的俄文班，並囑咐我如有任何困難或需要，千萬去告她。她特別請我如發現學校辦理上有何缺點，一定告訴她。我，一個新來的人，也許會注意到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在別人也許會視為當然的。

「協同消除學校中的缺點是職工會的責任。另一個責任則是照顧同人的福利，使他們有好的工作條件，給他們以娛樂的機會，例如遊園，看電影，旅行，參加運動等等——事實上，他們可能發生興趣的任何事。」她結束了談話。

歸途中，我充滿着一堆可供思考的新印象。蘇維埃教師，像這樣的公開承認其弱點——這難道不真正是求取進步更好的方法嗎？整個的制度似乎是一個合作和互助的制度。職工會似乎是一種可愛的父母。我差不多相信了，假如第二天我班上困難，我自己應當請求他們協助並貢獻意見……。

當我計劃第一週功課的教學時，我充滿了懷疑，我如何保證每一兒童在指定時間內都能了解教材？他們說，必須沒有一個學生不及格，每一個兒童必須搞熟課程。遲鈍一些的學生我將怎麼辦？聰明一些的學生我又如何給他足夠的工作做？我如何使全班立刻都對功課有興趣？我後悔我沒有將這些問題和校長或教務主任討論得更詳盡些。但當我回憶到會議席上每個人和善的態度時，我的恐懼消失了，我唯一的想法是，不論有何困難，我一定能夠獲得協助，把它們完全克服。

第二章 我的一班

「我們的教學，雖然是班級制，但對於每一個兒童，必須加以個別的處理。」這幾句話，我第一次參加教員會議時聽那教務主任說的，在我對待我班上三十個活力充沛的兒童時，是一個最大的幫助。

在莫斯科教書，我第一年的經驗是：一個僅以灌輸知識為目的的教師，顯得十分無用，而且這類教師是不受尊敬的，必須做一個「教育者」，除給人以良好的學術知識外，還給人以健全的品格訓練。我能够贏得了學生們的心，實在由於一個個研究他們，把他們看作同志。

我發現這些兒童非常聰明，相當吵鬧，不容易管理，但却很容易對什麼事發生興趣。我上他們的第二課是算術，因為我設法使他們很忙，他們就相當安靜的在工作着。但到上地理課時，我却感覺他們較難管理。對於這一科，他們似乎非常有興趣，但大家馬上同時發問，一點秩序觀念也沒有。我停止講課，向他們解釋，除非有點紀律，我們將不能順利地教學下去。一個女孩舉起了手。「我們這一級的問題是，雖然每一個人都知道規則，但大家都忘記了去遵守。」

「你所說的規則是什麼？」我好奇地問。

「哦，」她回答說，「我們知道當老師正在講解功課時，我們應當靜聽。我們也知道如果想發問，應當舉手，因為如果大家一齊說話，什麼都聽不清了。我想我們應當和四年級來一個社會主義競賽，和我們上學期做的一樣。」

「對，對！」大家都贊成。

這一番話似乎很發生提醒的作用，一上午全班都很安靜地學習着。

最後一堂課將完時，一個男孩一個女孩走進教室來。那個女的，大約十二三歲，一個可愛的黑髮黑眼睛的孩子，請我讓她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答應之後，她轉向同學。「四年級本學期向你們挑戰，在下列各點作社會主義競賽：上課時保持優良的紀律，經常準備功課，面巾肥皂等物經常擺好。席德內(Gilney)和我，被我們班上選出來負責檢查。如果你們贊同，你們也就得選出兩個代表來和我們一同檢查。你們贊同不贊同？」

三年級似乎全體同意，那女孩也就轉身離去，還說放學後他們將要留下來做一張表格，希望三年級的代表也留下來幫忙。三年級接著選舉兩個同學出來。魯巴(Luba)，那個先前在地理課上談到社會主義競賽的女孩，是當選人之一，另外還有一個兩眼有神的男孩名叫俄亞(Yoga)的，他在上午也是比較吵鬧的一個。

我下了課，魯巴和俄亞來看我。「同志，」俄亞說，「在那張表格上，如果用兩列火車賽跑來表示，譬如說，從突厥斯坦到西伯利亞，不是很有趣嗎？你以為怎樣？我們可以用一種最新式的發動機代表兩個班級——我想非力克斯·澤仁斯基(Felix Dzerzhinski)型的也許很好。競賽時那一班贏得一分，我們就把那代表的火車移前一格。」

「我看這是非常好的主意，」我同意着說。

朱麗亞(Julia)和席德內帶了一大張圖畫紙、鉛筆和顏料走了進來，於是他們四個人開始工作。兩列火車做好了，塗上色彩，分別在前面標明「四年級」和「三年級」。順着從突厥斯坦到西伯利亞的路線上，做出許多格子，這一張表，就整個的釘在大廳中一個大佈告欄內。這一個佈告欄，早已掛滿了許多圖表和幾個個人間的社會主義協定。當我瀏覽這些公告時，四個孩子又在商量何時並如何檢查所訂就